春秋左氏傳補注

春秋左氏傳補注第十一

吳沈欽韓學

廿八年次于乾侯 一統志斥丘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本春秋時乾侯邑

傳愍使吾君 惠云外傳云吾愍置之于耳以愍御人又云愍庸州犂韋昭皆訓為願以愍為發語詞非也按詩釋文愍且也漢書五行志注應劭曰愍且辭也此當作且字解

鄔大夫 一統志鄔縣故城在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今為鄔城店按釋文則太原之縣本作鄔下本地理志郡國志皆作鄔依注先音一戶反又音於據反一戶反音字正作鄔則其誤已久郡國志注引徐廣音於庶反則知舊本作鄔今釋文所辨之鄔當作鄔者似訛為鄔字

祁大夫 元和志故祁城在太原府祁縣東南五里賈辛邑

平陵大夫）一統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晉平陵邑

梗陽大夫）一統志梗陽故城在太原府清源縣南縣志今為縣南關

塗水大夫）一統志塗水城在太原府榆次縣西南二十里

馬首大夫）元和志馬首故城在太原府壽陽縣東南十五里據壽陽今屬平定州

盂大夫）一統志盂縣故城在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據孟丙西漢之字作孟丙顧炎武曰以其為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為魏壽餘閻大夫為閻嘉也

銅鞮大夫）方輿紀要銅鞮廢縣今沁州治其舊城在州南十里

平陽大夫）一統志平陽故城在平陽府臨汾縣西南隋改縣為臨汾

楊氏大夫 漢志河東郡有楊縣魏分河東置平陽郡楊縣移屬焉
志云楊故楊侯國其楊氏縣別屬鉅鹿郡非此楊氏也杜預注誤大清一
統志楊縣故城在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舊唐書地理志義寧元年
改楊縣為洪洞

魏戊謂閻沒 元和志閻沒墓在太原府清源縣西南三里

退朝待于庭 退於老之子朝魏獻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非

先弃儔 請以食之 請以作樣之費其注者一食也

使執龍輔 周禮疏引此龍輔注云玉名所以藉龍節為此別也孔疏引周
禮澤國龍節之文又引玉府云盛龍節之玉函盛弃齎服之說按古玉圖譜
有龍玉二種圖象云龍文而要天子命上之東龍玉載駟馬記云多南部

民事也此章是已則說輔應亦書記雲之章證文璣詩學玉龍文

其在昔也　內則云子生於側室漢則有湯孫祖祀者曰森斯則下章

有飂叔安　漢志南陽湖陽縣古蓼國杜注云左氏傳作飂其音同方輿紀要

蓼山在南陽府唐縣南九十里本古蓼國地山因以名蓼乃廖之誤

氏曰豢龍　一統志豢龍城在汝州寶豐縣東南五十里

以夏豕韋之後　續志注東郡白馬縣韋古豕韋氏之國方輿紀要韋城在

滑縣東南五十里紀年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遷於魯縣　紀年孔甲七年劉累遷于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治

官宿其業　服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宿留大夫將特牲禮宿

尸宿賓周禮大宗伯職宿眡滌濯注宿申戒也皆是未有之事而豫為之

故曰穴在服說是杜預非

遂濟窮桑 山東通志窮桑城在兗州府曲阜縣北一作空桑歸藏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即此也

有烈山氏 杜預云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劉炫云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楊[illegible]注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在今隨州 或曰有烈山氏稱農即神農史云烈山氏炎帝子也杜不讀祭法國語此誤

晉國一鼓鐵 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與本注疏引服虔義同杜預注為不辭

卅年

五在乾侯 服虔曰五年 杜預于今五年每歲首月書公者在昔四

封之內則无邊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寄寓乾侯非其所矣歲首書公

之所在者皇以存君不忘季氏之專國也揭卅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去深

也前此揭箕其反國至是無之者身相視莫發寓公之禮廢辱已甚矣哉

望故此後詳其所在傳之非不書又不言所謀不臧何以及矣且微邊者兄

張往怯志大國棄義之邊服去徽季氏之逼是也于此言季氏閔而禪之

邊也杜預專咎君上鄆說不足置邊矣

傳邊敝邑之少卿也按少卿下卿也印段位在公孫段之下杜預言年少者非

使居養邊方輿紀要養城在陳州沈丘縣東北春秋時楚邑至其地近邊

潁二州界

防山以設之邊此即淮泗方輿紀要峄石山在泗州西百二十里與盱眙縣界

山相對浮山在縣西百二十里 北淮水一名小淮 由此經注淮水自鍾離縣又

東徑浮山北對嶕石山

以肄爲 杜預云肄猶勞也下亟肄以罷之言複非也廣雅釋詁肄習也

卅一年以濫來奔 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郳邑

舞青盡歡而轉以歌 轉者歌節也漢書長沙定王傳注應劭曰景帝後二

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

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後漢書陶謙傳注吳書曰謙除舒令郡守

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

乃舞舞又不轉是轉者舞之節以應歌也淮南齊俗訓古者歌樂而無轉

又修務訓動容轉曲

火勝金故弗克也）周洽占要疏引服氏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
梁叔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為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之子楚象
行歌象楚走哭嬗姓日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嬗姓吳也楚之衰則吳得志
吳世之為楚患楚之走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處水之數六午月故在敵
日六年及此月也有謫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
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庚辰晦吳入郢在去年後後此月也十二月
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謫故曰庚辰一日日月在辰
尾為亡臣是歲吳將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云午火庚金炎
為勝金而及有謫故為不克晉諸侯之伯為楚同盟趙簡子為執政之卿
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

卅二年
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宋史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淮
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鄭云天文分野斗
主吳牽牛主越　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
云斗牽牛去須越如吳　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于辰
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雖次之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
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
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其宿在此年歲星適在越分家使吳
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裨子愿算有以知之　孔穎達筆授杜
柳鄭所為甚妄則真狂妄也　保章氏疏引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
野蔡後之歲二在大梁　距此十九年　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之歲龍度天門

以為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逆故後七年越得歲歲星在越分中天門

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

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去拆辰二十二年越滅

吳共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周數有氣

者期近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五月夏建卯仲夏建

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經達期以三乘十二為三十六

歲星後其所而二年又過其次歲星去吳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二十

八年而越滅吳宋史天文志凡五星之行右經周天之數乃歲星謂十二年一

周天乃約數耳晉均謂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行二宿故

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自

者豈謂豈得以十二年一周天者哉至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末

年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遲時平則其行速

其說尤迂既乃為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自悖矣今紀與曆議

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剩一

次矣然則先儒之說亦可信乎

士孫宰嘗疑周 王以為成命 按此乃先儒附會為傳書以待諸侯之集明年伐

紂言畢誠之事校文武誤合為此已誠乃之傳書十年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雷之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二當升五五以分

晉君及以謹李氏也以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至二月則成夬矣故曰天之道也

於震於坤象在乾上君臣易位此乃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按集

解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象為從君清除故象以為戒非禮不履盡
謂雷者天之號令震者乾之長子雷象乾則君有權而臣盡稱之故六五君年
子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統上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公元年〔春王〕定公是時雖未即位而昭公已薨不得仍稱三十三年此春秋
之變例也通鑑得其書法也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以前漢未亡天寶十四載
七月以前太子未即位稱黃初至德者又非也

〔傳〕魏子涖政〕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存於之者兩收而失削
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寅栽即己丑之明日士孫年說
己亥役蓋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遲之
旬而畢矣按顧說詳辨述此年辛巳日為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接

七年之庚寅也蓋言年 魏舒赴周與使列國從集期會預曉時日也孫

年致度其功言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 按長曆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月之七日庚寅蓋正月十

六日也是年十一月六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五日推周偕周城敍氏為此說然十一月大

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晦朔而臨異也

田于大陸 通典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深州陸澤縣有高爾

大陸澤方輿紀要廣阿澤在順德府鉅鹿縣北五里亦曰大陸接趙州隆平

縣界又云大陸澤在隆平縣東北三十里亦曰廣阿澤跨鉅鹿任河南千

餘里 魏子不應往從田獵括元和志深州西南至東都一千三百二十里班

氏注 魏土地記曰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

魏獻子田大陸即吳澤矣一統志吳澤陂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

還于邳 一統志上邳城在兗州府滕縣南晉書地道記仲虺城在薛城西三

十五年上邪也

易幾而哭）杜預之幾哭會也據詩楚茨傳幾期也故杜以為朝夕哭會子

家子不敢見叔孫易其會哭則同在中庭北面故或早或晚異其期也

與守龜在）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

季氏將溝焉）疏季以氏欲不祔稱欲以為公氏得祔諸侯為侯氏也或子公氏

季公之墓地 以周禮之冢人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疏言皆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青成文年之

殺乃曰自兩觀始違經書說據周官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則兩

觀在雉設左右庫門外縣之法令之五鳳樓是其制鄭箋注云觀闕諸侯

設于雉門 是以雉門謂之闕門然則此經但言雉門災足矣何言及兩觀乎

以在吳書潤里志所叙臺在豐城旗門之外周圍五四十步高二丈未曾相事

傳桐叛楚 一統志古桐國在安慶府桐城縣北

奪之杖以敲之 注 射者解北面坐取其膺補以降以觸鍾人于門而審大

射禮之始之言鍾人而不及閽人則閽人圖云乞由之事又私出者亦取補杖

奪閽杖以敲之 注 禮閽人為大燭于門外 賈公彥曰古者麻燭而用荊植

則杖是否荊之荊也 又按杜注謂從旋出也 杜預以為出廷經者非

三年 傳 有兩肅爽馬 注 賈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馬也 其形似鳩高首

而脩頸馬似之天下希有 按廣雅釋鳥鷫鷞鳳皇屬也 余佳白鳳謂之

鷞 說文五方神鳥西方曰鷫鷞 則賈謂色白 馬謂小馬 皆得之 一說左驌驦

陂在德安府隨州北唐城鎮白雲鄉 按唐城為古唐國地 陂以此為名

君以弄馬之故 弄馬謂玩好之馬 漢書有曰弄兒 皆此義

四年 盟于皐鼬 一統志城皐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 定四年盟于皐鼬即此地

許遷于容城 水經注南郡華容縣故容城 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 方輿紀要華容城在荊州府監利縣東五里 左傳以為楚遷許之容城誤也 按其地當在南陽府 或曰在葉縣西

戰于柏舉 水經注江北岸有火洲即舉洲也 北對舉口 春秋定四年吳楚陳于柏舉 京相璠曰漢東地矣 在漢為邾縣 屬江夏郡 元和志邑[illegible]

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方
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舉蓋合柏山
舉水而名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蘖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
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

傳遺嘖有煩言 荀子正名篇注嘖言也說文嘖大呼也頓云當子四閒有嘖室
之議

君行師從 蟄露王道篇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

封父之繁弱 方輿紀要開封府封丘縣古封父國漢書注繁弱是夏后氏良弓之名

命以伯禽 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云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
書疏云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誥之策也紀年成王八年王初涖

詐秋政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即此伯禽之命也以下文屬讀屬讀屬伸
之命推之知命伯禽為策命之書杜預云皆以付伯禽可謂目不知書

自武父以南 方輿紀要武父城在開州東明縣西北杜預謂此非河南武父

並說鈍方傳亦分土之虞土康叔封時未有鄭國于坊之屠術也

相土之東都 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丘帝芒三十三年商侯
遷于殷則商丘是東都乃之歸德府

陶叔授民 周書及史記無陶叔為司徒之事蓋毛陶聲相近毛叔之誤

周索 馬融注訓孫索散也太平年杖上索下索注索散也此周索我索
并周我之疆散之耳

王叔王官 杜預以毛叔聃為五叔之一按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奉明水周

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蓋誤合聃季也攷史記亦非

同母弟

皆為年哉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

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冉季載

最少康叔與聃季為司寇司空故云不為年

舍舟于淮汭 杜預云過蔡而舍之按蔡今汝寧府新蔡縣吳伐楚從淮入

江不能過蔡境也淮汭蓋在光潁之境

自豫章與楚夾漢 輿地紀勝謂漢之豫章即今德安府安陸縣東二十里

之章山也名勝志廣彥曰安安陸縣許代及流陂即書左文如家有寄向詩云

南來不得豫章書亦謂安陸之豫章也 按水經注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紀郢 荊州府東南二里有夏水口亦謂豫章

為漢水所通夏水通 按左漢似都注亦云自雉口下河水通雲夏日而[illegible]

還塞大隧直轅冥阸 寰宇記石城山在信陽軍羅山縣東南呂氏春秋之九塞此其一也元和志義陽有三關之塞平靖關在申州義陽縣南七十六里武陽黃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 今方輿紀要平靖關在德安府隨州應山縣北六十里 一統志在縣東北七十里 即古冥阸也西北去信陽州九十里又百雁關在縣北九十里即古直轅也亦曰黃峴關亦曰九里關北去信陽州八十里又武陽關在縣東北百三十里即古大隧也亦曰禮山關 一統志云去大塞嶺 西北至信陽州百五十里即所謂義陽三關也按冥阸為信陽州東南境關名疑惟大隧直轅二塞為義陽三關之二按王氏通鑑地理通釋說甚可信也

自小別至于大別 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沔州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小別山在汉川縣東南五十里漢陽府志小別山一名甑山在漢川縣東南二里一

後志隋志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江西岸江水逕其南漢水經西北來會于山之東南

及清發 水經注溳水南逕石巖山北即春秋傳吳從楚師及清發盖溳水兼清水之目矣元和志安州安陸縣溳水故清發水也注于沔謂之溳口

敗諸雍澨 元和志漁湖一名甾湖在岳州巴陵縣南一十里吳人敗楚于雍澨即此是也捨舟說非也吳說捨舟登陸若不復涉大江方輿紀要澨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八十里下流合敖前河通于漢江或以為即春秋時之雍澨景泰京山縣西南有三澨水右春秋之雍澨其一也

涉睢 方輿紀要沮本作睢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東南流經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逕荊州府夷陵州之遠安縣東南入安陸府荊

荊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与漳水合至枝江縣入大江水道提綱江水又東

至江陵縣西南繞之流西北北岸有江河漳河北自古老城今西面流注之按

此昭王涉雎自郢都趨東北至於下之涉雎濟江入雲中杜預謂西走者非

王奔鄖）方輿紀要楚王城在德安府雲夢縣東昭王奔鄖城因以名

乘人之約）坊記注約猶窮也

不敢以約為利）不敢于王窮約之時徼利杜預以約為要言非

五年於越入吳）王會解東越海蛤於越納口則於越之名舊矣

傳）將以璵璠斂）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璵璠君佩玉也昭在孫子之行先

事入宗廟備璵璠故用之杜氏此注全襲用之注又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

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按

初學記引孔子作以為述論注

秦子蒲（述）子蒲楚策作子滿蒲子滿史書多相亂

大敗夫概王于沂（述）方輿紀要西塞山在武昌縣東百二十里近山有流沂城

于軍祥（述）案軍祥之地在德安府隨州西南據此即安陸之鍾祥縣

為堂谿氏（述）一統志堂谿城在汝寧府西平縣西北百里韓非子僞說有堂谿子蓋夫概王之後

吳師居麋（述）一統志麋城在岳州府巴陵縣東南三十里有東西二城故楚高以為太遠非吳與楚戰地按安陸府當陽縣東南六十里有麋城與京山縣接壤此為較近

葉公諸梁（述）潛夫論志氏姓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

之才之楊韋昭注以訓渠為成子

將涉于成臼（水經注沔水又東南與臼水合水出竟陵東北聊屈山又名雹

屈山）定公四年楚子濟于成臼者也方輿紀要舊臼水在安陸府東三十里一

統志云舊成河西流合塞之河注于漢水其入漢處謂之臼口

涉其帑（廣韻其字漢複姓也有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

藍尹亹自渡其帑也

逆逃賞（新序節士篇論之曰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六年傳 取匡（方輿紀要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

報孫為之請（顧炎武曰恐晉陰厚之故為此言

遷郢於鄀（一統志鄀縣故城在襄陽府宜城縣東南九十里

馮滑〕東徵漢記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于馮城即此也滑見
僖三十三年注
負黍狐人闕外〕一統志負黍亭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水經注在陽城縣西南
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續志潁陰縣有狐宗鄉故曰古狐人亭在今許州臨潁
縣闕外即伊闕之外
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晉地道記
元城縣南有瑣陽城王即沙亭矣
八年王人會晉師于瓦〕水經注酸瀆水又東南逕瓦亭南定八年公會晉師
于瓦一統志在衛輝府滑縣南
從祀先公〕閔[illegible]人跡兄死者及僖為君則以乙才為昭穆文二年躋僖

子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
僖公于閔公之上為昭閔公為穆故曰逆祀也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公之上則
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于後
皆亂也並列定八年經文注祀先公不以昭公之上昭穆皆亂也當祥而易之故
通言先公不據賈氏言隱桓閔僖注本昭穆之敘是也謂文二年逆祀閔
與僖易其昭穆則未也嫡僖公未立是升僖公閔在昭位不別為一世經
此以後又為穆當為昭在先只得于僖之穆位故自後世次差亂並異
可以閔廟主合食之時後嚴為人後之義則以昭為穆禘之經也杜預謂
親與通言先公書不思禘祭時自有親未爽者在義非一皆順豈論
因僖閔而概言于秉悵此注引杜預故詳辨之

傳)伐鼓城)方輿紀要鼓城在河南府城西北十里

乃止諸州)州河內縣詳隱十年傳

主人焚衝)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兵所以衝于敵城之道典三兵十以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陛陛之間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以城為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逦迤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其旋風四脚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即衝車矣

魯子羔將右)杜預注魯將初執羔之尊貴之周禮王之孤四命執皮帛三命執羔大夫執鴈晉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將復禮而羔鄭衆之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得羔惟卿為大

夫富執爲而執其所天子之所以貴人數之而搏去其搏貴謂貴之徵程及

出晉上社謂貴不別其爲之尊卑是皆謂貴情然吾知何爲秉周禮襲

得之

技術侯之手及抗）說苑權謀篇成何以佗技吳公之手而搏之一本作搏

漢書王吉傳注搏持也荀子儒效篇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搏

薦藉也搏抑也謂相陵駕也搏之亦謂抑之也作抗非也杜預之無抗

謂術侯執搏而歃之無遂淋漓污其抗

杜子亦謂抗楚）杜預之亦訓也抗亦不可訓哲孜工記鍾侯對亦注之讀亦

之然之亦聲大外史抗通雅釋文亦大聲也無莊子方廣論究不應大聲

古人以漢書馬援傳但其腰亦云跪果無起之四文論即起亦云不

音不敍設則以不非大聲乃俗音含糊之謂字書不經而刻作迂盖依杜氏誤也

之刊

𧽦楚之恐馬）史記索就謂騏驥馳騄恐步趨

以為子期）子期古記魯子有而期會假於蒲圃在魯東門外以為李氏按

杜預言子期孟氏支子非也

棘下）山東通志棘下在魯城內杜預志引以棘下生孟即此棘下

五父之衢）通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五里

喜於徵死）與士林楚之遠之懲死不同隸釋羊竇道碑並作徵以徵

為懲荀子正論注徵讀為懲左傳釋文徵本又作作懲此甚無人之善在

懲權其死之說杜預作懲為誤非

請陽關以叛）此傳注說也又南逕陽關城西南經平縣之陽關亭東陽虎
據之以叛續志濟北剛邱縣有下讙亭山東通志下讙城在今安邱縣南境
九年以乎五氏）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杜預之注伐晉至此次止
執甲衛侯于晉方且逞强以接魯何有於諱宋銳前田不與之以伐也
逆用其竹刑）執之者宋鄭析之篇列子力命篇鄭析操兩可之說設無
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以竹刑
齊師哀大臣夫多死亡）其記子貢說田常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
是君上無强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若此則伐諭成
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未有先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田其
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

則詩先死殺而吹嘴長其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為設孤處于國從祀

之國必有天告為此言相類孤注核國福文自有術

載怒文選賈注蜜表車也前後有蔽兩旁開窗可以視望窗中楫木謂

之文子入樸石山木為蜜字楫窗即窗蜜之通作楮廣雅釋室楮

楫也 王逸洪文兵山賦注楫窗向大 任史作載我作登文選甘泉賦注輇為楫因其注正

義登即式也但乘式以登為之有豐者有楫者故考工記注之轅式之楫

者衛者也楫車闌即為輇不必定是式也王應麟急就篇注輇車下組

楫木也為素大傳王命為士不得有飛輇鄭注謂今窗車也後漢輿服

志注李尤小車銘曰輇之嘽嗟疏達開即是輇上施窗也

如驂之靳詩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環本又作靭說文靳字從革作靳

靳於書無常處惟在驂馬膺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之如驂
之有靳無所于斷也說文靳當膺也徐鍇曰靳固也靳制其行也急就篇
注靳驂馬之帶也王猛言我之遇子如驂為靳所制矣誰不敢與校
晉車千乘在中牟）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水經注
子集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後屬晉方輿紀要中牟城在彰德府湯陰
縣西五十里正記趙獻侯徙居中牟
振慎而衣解裂）說文引此傳振作搢之意相值也徐鍇曰謂意值上下相
對也鞅兵事韋弁服故知此非巾幘之幘然意相值者侯何注識之
厚軒弓直鞅）韓非子姦劫弒臣篇厚車良馬後漢書張衡傳注厚望也
此蹏之以厚陵為倅非也宋史儀衛志五年黃帝時有雲氣為花葩之象

周而作也宋有華蓋導蓋皆亦飾九微而圖畫以傳花龍又有孟蓋桼

惟來與用之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老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

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施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來與用四謂

爲斜㪺蓋 宋史上作斜㪺 有軍功者賜其一也按太公所作不可知以此傳

證之春秋惟有直蓋之曲蓋也

十年 于夾谷 夾谷山東通志夾谷在青州府博山縣東境名志記名不一郡國志

云漢置祝其縣春秋夾谷地滕縣志云縣東北有祝其城泰安州志云長

東南有谷里 古夾谷也 萊蕪縣志縣南三十里連新泰縣界有夾谷峪在

為龍門崖石為鳳凰臺山春秋之夾谷即此淄川志縣西南四十里甲山有石祝

其山上為夾谷[illegible]臺 以上諸書所云淄川之祝之縣西南三十里 金史志云淄川縣有夾谷山按此之

水經注引伏琛齊記云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夾在
之舍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是也應考諸說當以水經注為近稍齊
萊僻事要勢恢故紀載為有據耳 郡縣 據今一統志之夾谷山在泰安（中海州夾谷之說）
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之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而辨之祝其漢
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知夾谷宜在此地 按寰宇記海州懷仁縣之夾山
在縣西三十八里左傳夾谷此 一統志所據又其齊魯將會宜就兩國境上
斷為邊遠海瀕漢之祝其不必即傳之祝其 顧炎武日知錄之齊魯
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海州則已入齊地百餘里是顧氏亦以萊蕪之夾
谷為是也

龜陰田 一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即兗州府泗水縣

閭邱 齊乘閭邱城在沂州東三十里 通志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四十里故縣

杜預水經注無鹽縣之郕鄉城郕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郕其城無南面 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里此則魯有兩郕邑

秋閭邱 按兩閭邱傳雖明其事經文不應複出公羊經于此秋作閭費

傳叔孫氏之甲有物 周禮閑人注兵物皆有刻識疏云刻識之語出于漢律某其侍之刻其毛以為識按疏說誤也周禮司兵職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司弓矢職辨其名物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 通典李衛公兵法云諸甲枝葉行技于甲襟上

按禮古者遠彝器刀劍之屬有款有識豈徑漢時為然哉

十二年公至自圍成 書至者所以恥不而患大方命者也

傳逸登武王之臺 水經注留山阜上有李氏冢冢有武王臺臺上雍崩夷稱高數丈去平野 縣志云武王臺在今城東北里

十三年 次于垂葭 傳逸 山東通志垂葭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境故葭密城在荷澤縣西北二十五里葭密寨疑垂葭即葭密非是二處

築作閒圃 水經注京相璠曰濮水有陸丘城之下有水曰圃也

傳逸戊之騶 檀弓疏世本衛武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子孫氏

鄭子來居秋不作戍

十年 敗吳于檇李 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就李為語兒鄉按就李即檇李也嘉興府志檇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

公會于鄆　水經注沂水東北逕於人山東鄆城西定四年會于鄆者是也

一統志鄆城在衛輝府滑縣北十八里

來歸脤　杜預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按周禮疏云其實宗廟社稷器皆

併用蜃蛤收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併以蜃

城莒父及霄　山東通志莒國即今沂州府莒州境一云即莒之莒父邑今州

治西南有夏祠疑據莒之莒係以魯人語音於梁父之父字是也

屬劒于頸　屬讀如摩甲之屬屬屬陸釋文初音非次音是

婁豬艾豭　釋詁樓聚也婁與樓通小雅角弓箋婁斂也趙岐孟子注樓

牽也凡六畜通謂之特猶狂走牽聚故杜預以為求子豬今呼母豬為

則牡豭猶風俗之呼為豬郎集韻豭求子豕也或省作豭穀字林豥

臆說　卷十二

三毛聚居志一四家者謂之敬

蒯聵將殺夫人此見宋朝後事遂伯奇之計也劉敞曰豈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畏其所已淫則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劉絢曰蒯聵出奔春秋以為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稱其世子之去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者此比亦多矣鄭當或者猶有疑于戲陽速之言不知讒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譟知其將罪于己而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證其事此姦人之所為世常有之然猶移其之愁恨太子借之庶人男請無稽之言皆快此為戲陽速之事策情此固無可疑也學者不察因謂左氏之誣當蒯聵出奔南子援戲陽速為證審無稽其惡于鄭閔左氏所錄據紙閔之辭不足若南子之寒

壹不之亏恥則其事不待辨而可知矣

范氏之師于百泉）方輿紀要蘇門山在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
有百門泉或謂之百泉定十四年晉人敗范氏于百泉

十五年公薨于高寢）註死偕丘扁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
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
居父之寢故二寢

傳）敗宋師于老丘）寰宇記老丘城在開封府陳留縣北四十五里

哀公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杜預云夫屯兵也劉炫云夫屯為夫役屯聚晝
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别有誠文非戰士按古兵字只謂甲兵五兵
魏晉間始謂士伍為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即士

本為之劍謂別有城夫亦非吳子謂下為求叙吳之人以士為兵使死于此此吳子非古書此條凡非利刃所校本也

以子西之素）廣雅釋詁素本也凡物功未畢而質已成亦謂之素士表禮注

形法定為素名釋緒素形朴也

收越于夫椒）集解賈逵云越地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

椒山非也夫差以報越為志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於吳境近在太湖中椒越

絕越地記夫山名句踐種置地去山陰縣十五里此夫椒在越之證文句末

遷子伍員故地志不載山陰而吳縣太湖中之包山偏傍夫椒之名

保于會稽）越絕禹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

名勝志會稽山在紹興府城東南十二里

大夫種）呂覽當染注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今蒙字記之文種楚南郢人吳

趙吞 秋注楚之郢人皆誤也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孟范蠡為楚之三户人而文種曾宦于楚乃與范蠡俱適越耳 明從志寧波府人物之文種鄞縣人寧波府志文種鄞縣人則郢鄞鄮皆鄞之誤耳

樹從英從潞 小雅廣詁滂盈也齊語注滂長也

暮從耗茂之 小雅暮勉也又教也淮南繆稱訓曰之桂木可以消澤而不可以照誤注照道也 謨誠也暮與謨義一也杜敖訓暮為暮本說文

逃奔有虞 一統志虞縣故城在河南府虞城縣西南三里

而邑諸綸 續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括地志故綸城在虞城縣東南 地名虞城縣東南之子五里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越語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 吳越春秋謂女山者諸寡婦女淫泆犯過者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者游之以快其意 韓非內儲說上 越王句踐見怒蛙而式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故曰王將復吳（吳將吳之說）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取林蒲 一統志林蒲故城在趙州治

次有雲樹伏沈焉 吳語申胥諫曰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

民于姑蘇。林非外傳云：左上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於

深地，異若下材。張守節正義：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財五年乃成，造九曲路，

高見三百里。句踐欲伐吳，於是作桐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

獻吳王。吳王大悅，受之以起此臺。按吳越春秋：闔閭自治宮室，立射臺

于安里，華池在平昌，按陸廣微吳地記：華池在長洲縣大雲鄉安右里。南城宮在長樂，吳地記：南宮城在長洲縣

干將鄉伇米里。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

鉏山，晝遊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此皆夫差

之事，而校謬以為闔閭也。

二年盟于句繹。古與紀為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葛嶧因

而誤。

岬師戰于鐵）公羊疏云服本無岬師二字水經注河水東逕鐵丘南一統志
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紀要云北五里
侍）三揖在下）服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孫益請
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
鄉爾卿卿西面北上公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此與
周禮司士職相參服言三揖非其事也當以諸侯論語仲尼曰君之揖於之恭
是其事之
右河西南至王屋）溝洫志河歷龍門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
瀆王莽時云云宋史河渠志參知政事張洎言曰禹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
渠自武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
疏畎引黃河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禹

有雒指之其一漯川自黎陽今濬縣 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河之

正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

合漳水是為北瀆降水指唐秋時河從北流故言單日北流至王莽時空

故水經注謂之故瀆杜預之所見時河從北流者正謂漢以前此而下從[illegible]

漯川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故城東陰安故城西古典紀

安吏河故瀆在開州治南大河舊道在大名府內黃縣及清豐縣西南漢

時河皆經此戚城在開州北七里 舊五代史同光三年三月己酉車駕狩鄴宮是至德勝城登城四望渡河南觀彼栅舊址至楊村寨沿河至戚城指此對德勝時戚城猶在河南也其證也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楊村在州西南十五里

傳太子蒯聵杜預之注者皆緦衰之服據主人之禮而先自小斂以至殯及

虞卒哭皆是也 常事而先自大功以至緦麻于衰所皆是也 衰服小記遣葬

者及近郭而後免反哭時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子於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君子時又於乃為君免所以然者君子則當哭踊哭踊則袒冠尊不施于袒故必免疏之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至殯葬而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經記所載甚明安得以免為始發喪之服孔疏專於復檀為之說之誤不去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按奔喪禮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而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經文出此兩條以見括髮不必喪所又不必服內也故不孫歸生問室中之喪括髮袒三踊于郭疏家扶立郭學乃敢不稽經文以欺後世子孟謂太子絻者為下仍自衞逆太子小記所謂及郭而反免也蒯聵者又之人猶聞喪未成服也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之陳兵車之旆所謂大將旗鼓之旌建旆于兵車

示中軍指從在是則軍驅兵車來去不得不分良別陳以當我此模糊以下

驅者上驅之誤杜注不了

鼈焦 說文鼈灼不成也 此焦字非誤也

庶人工商遂 又云世子凡仕于鄉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言揚如藝皆 藝之三而一有焉 三說之中有一焉則取 之以有存藝不必有其 乃進其等以其序

謂之郊人遂之 侯事官之缺未以代之遺之未 不曰後進曰郊人殊指藝 按請文則庶人工商亦得拔其才

藝之尤條說郊野以待事官之缺也 此有功則徙進鄉野官之上

志又益罪 服之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說侯之策書曰叛既後更若志又按依

說簡子以譏其若不對下文蒯聵之禱若曰孫存存若社謂一名者是或

志又本是字後遂以為若後人以字行之謬也

羅之勇虜之　虜類引作虜

獲其蜂旗　王子年拾遺記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爭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哀公二年趙簡子蜂旗則其類也

趙孟喜曰可矣　預云以范中行氏失援權竭必將亡按下傳傻云稽首知在別簡子之喜正為范中行發也杜解謬

三年城啓陽　方輿紀要開陽城在沂州北十五里山東通志即鄅國之啓陽

傳　舊章不可亡也　患之稱隸引誤出生曰天子藏府章中明堂法度藏在章子祖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二

吳沈欽韓學

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安國曰其曰晉人者君罪之也

傳 致其大邑也 正 元李治古今黈云致邑即縣也此仍主杜解忠按晉頌傳函止之以訓此俱未當按若致者使為注致佐也聘記大夫為承擯此承字義与彼同層下句誤其佐亂矣即下文子孫將不孫時之等

入于家人而卒 家人青氏案晉世家遂于下邑為家人漢書注猶言庶人也

為一昔之期 穀梁莊七年傳曰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為國君注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

襲梁及霍 一統志梁縣故城在汝州西南四十五里霍山在汝州西南六十里霍陽聚在州東南水經注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周小邑也戰國為南梁矣

奔晉陰地）方輿紀要陰地城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北

起豐析）水經注豐鄉川水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地理志屬弘農之屬

南鄉一統志豐鄉城在南陽府淅川縣西南

以臨上雒）一統志上雒故城今商州治

軍于菟和）商州志菟和山在州東一百十里續志京兆上雒有菟和山倉野

聚

軍于倉野）水經注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一統志倉野聚在商州東南

一百四十里

通于少習）水經注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商州志關在州

東武關山下當官道設關北接商山南臨絕澗

昇楚師于三戶）紀年頴王二十二年林何侵楚入三戶郛一統志三戶城在南陽府淅川縣西南

趙援番臨）元和志趙州臨城縣西南十里有古臨城

任欒鄗逆畤）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元和志故欒城在趙州平棘縣西北十六里春秋晉邑又趙州柏鄉縣本春秋時晉鄗邑之地水經注濡水逕濡故後亦謂之故逆也春秋齊國夏取晉故逆是也方輿紀要故逆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

陰人孟壺口）方輿紀要陰地關在霍州靈石縣西南百二十里出汾晉之間道也大孟城在太原府東北八十里壺關山在潞安府東南十三里延袤百餘里東枝相州崖往險狹形如壺口業築之在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東

北太行山口作石吾兕皆是也按元和志云齊國夏伐晉取八邑有壺口晉
即壺口也聲相近故有二名然以壺口為壺口即八邑之數缺其一李注非
也五代史上黨郡涉縣劇昭引此作壺口然昭後引書注洵河口整涉
河名石州渠則隆慮鄴之涉縣本直隸通州矣劇昭所引誤甚多一事兩見
不辨方隅者也
于柏人 元和志柏人故城在邢州堯山縣西北十二里按今為順德府唐山縣
五年傳 王生惡張柳朔 惡之晏子所集篇苑作射梁子長柳朔王生古張
字作長兄楚相孫叔敖碑王生即王生獻于按說苑篇苑古射梁子
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梁子黃籍秦高彊與左傳同黃或董之訛耳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晏子內篇諫上詩子人由女子景公生孺子荼晉子戒

篇極言外含而不露後中祥諒子謂宮人盍不出從子君將有行從子中祥諒

子內宮之稱 杜預謂諒子虐公子也非諒子乃文公八子之首見秦本紀

崇子死子不與祥 言群公子不得送葬

六年城郪瑕 一統志郪瑕城在涼寧州南十里定六年城郪瑕即此通志郪瑕

城在州南二十里

遂再敗楚師不如死 謂卜戰不吉故知當敗卜退又不吉故知當死再敗楚師

之謂即指卜戰不吉而言俱不吉皆死之讖也此以王之意杜附會

攻大冥 冥以茶王當在涼州攻城郪娩

隨師闕隧 史記作伏師闕隧索隱云闕隧即敵隧也故下云楚王後即罷

兵歸葬服虔說亦據杜預注即服說然闕隧者恐君死隱忍闕于敵也君

孔悝欲反國而殺郭己儀之矣何用敬隆豪隱聚陷非之

使問諸周太史 服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惠王自王子朝奔楚周典籍盡楚 于是使太史主之謂之周太史按服氏杜說是也說苑君道篇作太史州黎

出萊門而告之故 定九年陽虎伐萊州蓋陽生在魯二居于陽關

以安孺子如賴 續志濟南菅縣有賴亭方輿紀要賴亭在濟南府來近章丘縣君道志賴亭在歷城縣東境

七年傳 故敝邑十一牢之 牲諸之往也

惡賢而逆之 孟孫知諸大夫皆阿從季孫故詰之曰是有心知其賢而逆之乎而諸大夫果作詞以相辛伯

經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按之語乃雖無同將猶有同惡之義者遂樹其君謂

云自立 杜云解此全違語意

以伐武城克之 劉炫以為吳克武城者是也況文使杜力主武城尚未克按

此南武城也續志泰山郡南城县又有東陽城方輿紀要南武城故城在沂州

費縣西南七十里東陽城在費縣西南七十里 下傳吳師克東陽而進 劉先

生云武城圍已克之何須救其必有克乎

舍于五梧 山東通志東陽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東陽村又北為五

梧城

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尉僚子制談篇先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

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

禘之以耒說文禘以勞木壓也

九年 取鄭師于雍丘 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傳 吳城邗溝通江淮 水經注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方輿紀要揚州府東南二里官河即邗溝也今名漕河蓋江南之襟喉當其閘以上江東者至自儀真下江東者至自瓜州會于揚子橋東北行過府城東凡六十里而入邵伯湖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界又北四十里至界首入寶應湖又北至黃浦接淮界乃至山陽境山陽縣之淮安府城南北神堰在府城北五里古末口也吳溝通江淮之處後人于此立堰以障淮水亦以防其泄也舟行度堰始入淮

李吉甫說云 續長編雍熙元年二月淮南轉運使喬維岳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邇）據此上皆大夫之言 言大夫之身亦由來已久我家

以知伐邾必危是皆不言邾惟德如邾而字抗邇之故謂魯可伐邾服以知

必危爲上爲正孫之辭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言

成子以茅叛（邇）山東通志茅鄉城兗州府金鄉縣西陸棗茅之在金鄉縣西

北四十里

囚諸負瑕（邇）水經泗水西逕瑕丘縣東注之杜預春秋之負瑕瑕矣若衛不辨之事升

于瑕丘費子（手）諸負夏鄒君出走瑕丘亦衛地晉衛證據之則一也一統

志瑕丘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二十五里

泰丘至邛（邇）杜預云杞國下邑有泰丘亭據曹是小國既之築邑于其郡

必不得逮至杞國之下邑 左傳注作 爰邑出 剡據本杜預爲主益高學者杜也案

蓋及頓丘高來亦依倣之而無損其本旨與諸侯人史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杜預謂滅非本意故以入告從而書之則知此詩滅

國之君何不異以入告者史之傳作春秋之書法偏從其赴告之辭也

以此言後世人之國殺人之君而臣其民而猶謂非本意者亦是著之廣不書滅者晉

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

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後存如陳蔡許之類據此說似可通

及蘭 山東通志蘭邑在兗州府嶧縣東北境不將汶別為蘭紀高在

縣東北二十五里故鄫城北

傳 所託也則隱 按隱者身不與焉又鄭子子蘭云與圍鄭之後漢書任

光傳注隱匿也杜預謂隱痛者非

十年傳將自海入齊　方輿紀要海在蘇州府東百八十里北為揚州府之東境又西北徑淮安府之東自海州而北為山東青州府境在青州府日照縣東二十里與贛榆縣接界　按日照縣今屬沂州府　沂而東北為萊州府之膠州境

取犁及轅　杜預云濟南有隰陰縣　按漯本作濕訛為隰晉志濟南無漯陰漢志屬平原晉志[illegible]脫也轅漢志作瑗水經注漯水東北逕瑗縣故城西杜預曰轅即瑗也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犁邑也一統志瑗縣故城在濟南府禹城縣南漯陰故城在臨邑縣西

十一年戰于艾陵　山東通志艾邑在泰安府萊蕪縣東境

傳及清　山東通志清亭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大清河西岸

有子曰　劉敞曰[illegible]有子當為子有冉求字仲尼門人公多云子某不得云

有子也婦者春秋時魯子壽子國棠那子嬰子章子言晚田和積和子其時類多矣冉有林有王又何怪乎

不狃曰誰不如 言人誰不走而我獨然乎

克博至于嬴 一統志博縣故城在泰安府東南通志在泰安縣東南三十里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

人尋約吳髮短 蓋斬首數級皆以髮結聯吳髮短則用繩耳以尋為率令之大凡也公孫揮欲以多獲為功此史不棠棠傳令其衆辦長繩去使得取是也

對曰從司馬 叔孫為司馬見昭四年注已為此官杜預以為從吳司馬非也

何以使下國 言國子之首何從至下國也

賜之屬鏤以死 淮南記論大夫種身伏屬鏤而死高誘注利劍也一曰長劍

掬施虞盧鋒 字誤 史記屬鏤而行也 讀與服志佩刀以珠飾為鏤口之飾甚 通俗文曰刀鋒曰鐔掬與鐔同

掬屬鏤蓋劍脊上逆屬為瑑文也 荀子成相子胥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注獨鹿與屬鏤同與高誘注通也

賓于蔡 一統志蔡縣故城在昔州府鄭城縣西掬貫蔡字通寰宇記蔡

丘在鄭城縣西四十五里

宋公求珠魋不與 呂覽必己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

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由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使蛮巢 寰宇記巢城在開封府某邑縣南二十里

夏戊為大夫 杜云悼子之甥掬甥當為甥孟子慈之子文與上事相連不

當別出一悼子之甥

魯人以幣召之）史記孔子世家季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
以小人固之則可矣今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歸魯闕里志年
譜孔子年六十八歲歸魯
十二年用田賦）何休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
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按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
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
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武帝加以補車騎馬也則漢法計丁口出錢
不嘗計田為賦于稅畝丘甲之外復別有徵斂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
于棠邑年）江南通志棠邑城在廬州府巢縣北六十里一名舍兵城按杜
預云淮南有沈約州郡志之魏復九江為淮南郡從治壽春

宋皇瑗于鄖名勝志云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發繇口

橐皋云縣東立發繇古發陽也亦名古鄖城即是江淮間宋時去在通州界

也乃古來相傳之誤

十有二月螽 大衍日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

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

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

辰未伏當在霜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

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

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

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傳秋經而拜 經即齊衰三月章之經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孔子嘗仕于魯魯之世又其本國疏謂大夫之子服

弁絰非也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有司徹云乃燅尸俎注古文燅作尋引此傳曰若可

燖也亦可寒也賈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温也寒歇也按中庸注温讀

如燖温則尋字本作燖

李不摽也 釋詁摽落也

侯伯致禮 服云致賓禮于地主按服意謂賓有所致即主諱受焉之數

歸餼乃地主之事杜預混而一之非也

玉暢 梁祭酒封府君紀碣東北三千里有玉帳或云古玉暢

十三年　于黃池　漢志注臣瓚曰 水經注云薛瓚孔疏 或云姓傅老張勃注 陳留外黃縣有黃溝餘

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

傳自泓上觀之　吳地記胥門西五里有越來溪乾隆吳縣志石湖沿楞伽

山西南為越來溪之流貫行春橋及越溪橋以入橫塘越兵自此溪來入

吳水名按泓上其即今之橫山橫泓聲近

見姑蔑之旗　一統志姑蔑城在衢州府龍游縣北舊志在穀溪之南今人呼

為寺城麓

及戶牖　一統志東昏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戶牖鄉至漢

以為東昏縣

十月上辛　夏之十月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注周禮所謂蜡

笄也

佩玉蕊兮 玉蕊蘂聚也垂也

十四年寘子舒州 續志魯國薛縣本國六國時曰徐州括地志舒州史記作徐州索隱曰徐字從人說文作郐並音舒齊宋一楚威王戰勝于徐州音徐注徐州或作舒州一統志薛城在滕縣南四十四里亦名爲徐州東通志郭城在滕縣南薛城郭下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今日舒州据紀年則薛邑之舒州戰國時所改且田忌放其君宜在齊境豈肯遠在鄒魯之境乎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大衍日度議以開元歷考之則日纏舒前又增一閏是唐正矣長歷自宗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後置一閏非是

達

入于曹以叛 即曹國今曹州府曹縣

西狩于大野 山東通志麟臺在曹州府鉅野縣東十里鋪臺側有獲麟渡

縣東南三十里有麟冢又云獲麟堆在兗州府嘉祥縣西二十五里都城記云

鉅野縣十二里澤中有二臺廣輪四十五步俗謂之獲麟堆今析入縣境

車子鉏商 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家語注同疑文迭誤缺

與魏文帝牋云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李善注引此傳車子鉏商則當

從杜預注家語是王肅說據改文曰車士

騏頎謂孫 曲禮擬朝而頎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子我夕 夕見于君也朝曰朝暮曰夕

望視 釋名姿容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孔

子世家云服次望羊即此望視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車故四乘據系本

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意茲芒子盈惠

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據系家昭子是桓子之子

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彊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據田完世家云田恒兄

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

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　錄按據呂覽似順論田成子有兄四完子或是田常

庶兄合八人之數然傳言駟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司寇牛父

駟乘昭廿年請駢䭾駟乘四即駟方謀弼止事須秘密必不多人索隱

言是也　惠云正義引世本僖子生昭子莊云云遂同杜注而附會

于檀臺 山東通志檀臺

閣公孫忿將出 王世貞曰成子兄弟昭然叛逆而猶聞公怒而將出奔有

迫于所遭之不幸者焉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爾非其情也

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殊年之拒鄭射自北門出斫雉備訴大都也

此

東郭賈奔衛 孔叢有東郭賈事詳考證

以葦易簿 簿即亳而漢志皆作薄湯所居故曰宗邑

逢澤有介麋焉 紀年惠王二十三年會諸侯于逢澤逢澤即漢志注匡堧所云

逢陂在浚儀于此為長也水經注睢水于睢陽城之陽積而為逢洪陂則逢

澤應在睢陽按馬融洪範注逢大也睢陽之大澤名逢于是祖矣碭祖

番士逵猶遍澤即孟諸

葬諸丘輿　一統志輿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司馬牛墓在縣南成山

子告季孫孔子辭　曰惡稱濟知告季孫必不從也

十五年傳　及桐汭　元和志桐汭水在宣州廣德縣西十五里一統志桐水在廣德州城西北又西北流經建平縣南又西北流入江寧府高淳縣界按元和志丹陽湖在宣州溧水縣今屬江寧府西南二十八里與當塗縣分中流為界通志湖源有三一出徽州府黟縣者為舒泉水一出廣德州白石山者為桐水一出溧水縣廬山者為吳瀆水俱匯于湖其流有二一西出蕪湖一西北出當塗縣執俱入江

及良而卒　良即良成縣在邳州

涉人之過也　涉人猶津吏

伐晉冠氏　水經注齊之城東館陶十五里春秋之冠氏一統志冠氏故城在東昌府冠縣北晉冠氏地

離病于外大矣　詩傳離憂也

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云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差一月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主司馬遷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洪興祖主穀梁而

謂周家於月十月廿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士廣見傳記異辭則造者謂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辛亦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為于月則以節為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于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讓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日時交十一月節當從穀梁氏也且注家謂己酉為己耶之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洪

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寧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否則春入于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子璇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蓋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經十六年乃壬戌之歲謂十六年爲辛酉己酉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 欽錄 宋濂駁洪馮二氏之妄說是也然據長歷始知十一月無庚子此孫自論也經文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又何疑乎公羊穀梁本無十一月或作十有一月又後之傳師無益

志穀梁知其異也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致使夫子壽數不明者蓋正歲于公羊十有一月之文也若十一月則爲襄公二十二年歲首依周正孔子壽止七十二依夏正亦爲七十三蓋不明周正夏正之義也其實夫子壽數甚明也據十月庚子之說參論周正夏正夫子壽年七十三歲誤算一月[illegible]周正夏正因謂七十四非也

傳　不憖遺一老　小爾雅憖強也

尼父　檀弓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字也父且字士冠禮疏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若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然則以伯仲者爲正字故以二十所字爲且字也

飲孔悝于平陽　水經注消壹城即鄭廩延邑其南故城即衛々平陽亭

一統志平陽城在衛輝府滑縣南

貳車反祏　孔悝有廟主何大夫得有主也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々反祏所出公々主耳戴侗曰說文云祏宗廟主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今許公為得祏于廟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據管子山至數云君今々主華先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並祏為遠主明矣孔悝但有祏主而無祖禰主知大夫無主明矣

為白公　水經注青陂水分為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東南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子西召太子建々子勝于吳勝入居々故曰吳城一統志白公城在光州息縣南息縣志云縣西南七十里有故白城

乞曰不可得也 言一千五百人救多不可給

吳人伐慎 水經注汝水又逕慎縣故城南縣故楚邑一統志慎縣故城在潁州府潁上縣西北

扶豫章 陸璣疏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黄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于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荆州人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柟按彼說則豫章與柟木爲一類也本艸翼豫章大木生七年乃可知按李時珍别録有釣樟陳藏器拾遺有樟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二種也樟木高丈餘葉似楠而尖長背有黄赤茸毛四時不凋夏開細花結小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縱有文宜于雕刻氣甚芬烈豫即别録所謂釣樟者也根似烏藥香故又名烏樟

鉏郝亦作楠与柟郭注柟楩屬也豫章鄭注章木名釣樟曰楠亦樟

之類亦楩之楠与柟皆為類樟之木顏師古漢書注豫即枕木章即樟木

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此師古曰今為二不如其何據時珍辨之漫指

釣樟為豫非也

殺齊管脩也 後漢書陰識傳脩管仲七世孫自齊適楚為陰大夫

王子高府 淮南泰族訓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此郢即和氏所謂楚

者也

聞白公之死焉 死因死呂覽離謂篇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

請贖之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穎谷氏 索以慕之穎黃工之寧陽府境

代執火者而言）**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 **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 注

燭燋也 疏云古者无麻燭而用荊燋 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 鄭云未爇曰

燋 但在地曰燎 執之曰燭 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 其古者未以蠟為燭 故用

荊杖灌以膏然之 又未有燭臺 故令卑幼者執之 管子弟子職云昏將舉

火執燭隅坐 錯總之法 橫于坐所 總設燭之未也 櫛之遠近 乃承厥火 櫛謂燭盡 察其將盡

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 若句以粗 句謂若燭當言承燭 句如前燭之將盡也 子 蒸間容蒸 然者處下 捧椀

以為緒 緒然燭燼于椀 所以貯燼也 右手執燭 左手正櫛 有墮代燭 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收代之也

交坐毋倍尊者 乃取厥櫛 遂出是去 先執燭者既持椀以貯櫛之餘 遂以左手正櫛而捉其燼于椀中去其

櫛斷短有墮而不可執者 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 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此執燭之法也 其燭盤不知

始于何時 梁書傅昭傳 昭常插燭于板牀 明帝聞之 賜漆合燭盤 是也

十七年　虎帳于藉圃　漢書所謂武帳

乘衷甸兩牡　甸說文作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覺練切徐鍇曰古載物大車從牀乘車一轅當中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為從證反釋文于此作時證反仍依鄭讀揔衷善也衷甸安車也必駕兩牡者以牡力貴食貨志云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漢世猶然也禮疏謂安車駕一馬小車揔續漢志小使車不立乘有軿則安車駕二也　宋書禮志梁王以安車駕三

送[illegible]于[illegible]几三[illegible]二之說　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所以衷甸兩牡

紫衣狐裘　正詁[illegible]猶衣黑衣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云蓋僭宋王者之後論語紅紫不以為褻服王肅云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此以北方之間色立于君前為大不敬也君衣狐白裘良夫又僭服狐之齊

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據此文則紫衣本非帝服

袒裘衣不釋劍而食）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引皇氏云家服布衣亦先以明衣

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之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所謂裼裘者袒

正服露裼衣也然則上(衣)紫衣乃裼衣良夫亦加正服遂至袒裘漢制惟蕭

何得劍履上殿是人臣皆解劍也宋書志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劍代刃劍

係之笠澤）名勝志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

江古笠澤

左右句卒）吳語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溯江五里以須令右

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即左右句卒史記句踐發習流二千伐吳則句卒正謂

水軍墨子魯問篇公輸子效為舟戰之器作為鉤拒之備退者鉤之進

者猶之 猶兕即句年之義如此 距也

太子又使椓之 呂覽性行論椓在行之子令王爭果沈云椓義當與啄同猶方言諑愬也楚以南謂之諑楚詞章句諑猶譖也別字本為諑作椓借也

登昆吾之觀 一統志昆吾故城在開州東括地志昆吾臺在濮陽縣西百步

衛侯貞卜 大卜職凡國大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杜解非

衛流而方羊裔焉大國 劉炫曰卜繇之詞文句相韻裔焉二字宜屬下讀之趨荷遠也 目裔遠 弃大國何休注焉者於也呂覽季春注焉猶於也杜將焉其滅亡也錢大昕曰毛詩汝墳疏引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衆注方羊猶翱孔文本若是非惟知從杜預遂以不狂為狂

見戎州 索隱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相近按莊公登臺望

見戎州又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是戎近衛故楚丘亦衛文公之楚丘也傳又云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美則適近衛郭方能審諦曰州者是其州當之名矣何得徵濟陽之戎境假楚丘之異地以為衛君眺覽所及乎一統志濟陽城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五十里

以會齊侯盟于蒙 山東通志蒙陰故城在沂州府蒙陰縣西南十五里水經注桑泉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今謂之西城子又一城在縣東十里俗以為東城子晉之蒙陰城也晉志蒙山在其東南

十八年宋殺皇瑗 紀年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 水經注丹水蓋汳水之支名也

十九年進越師去冥 方輿紀要饒州府餘干縣春秋時為越之西境故其

此境為廣德州其地蓋是若山嶺間四安鎮之間与湖州長興縣 安吉州接界

廿年出居于艾)方輿紀要艾城在南昌府寧州西百里

越圍吳)吳縣志越城在縣西南胥門外越伐吳吳王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猶存其在高者猶丈餘闊亦三丈史記正義引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即此地也

廿一年盟于顧)一統志顧城在曹州府范縣南二十里通志云縣南五十里

魯人之皐)以杜注皐之言高也本經釋天五月為皐釋文本或作高皐高字相通廣雅釋詁言皐高也此言魯人高于境內与下高蹈義亦通

使我高蹈)惠云呂覽曰知化篇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慎忠殺 欽韓按晏子雜篇吳王曰吾識晏子躁僄而無高厲者

即高蹈也

廿二年吳王居甬東（一統志翁山故城在寧波府定海縣東三十里翁山下春秋時越之甬東也韋昭曰甬東句章東海口外州也）

越人以歸（歸其尸于吳也越絕書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越王候史記注作候同名縣志作令千戈人一累史記注作堁土以蘇之近太湖去吳縣十七里史記注作五十七里名縣志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一名卑猶山一名餘杭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長洲縣志陽山一名秦餘杭山在城西北三十里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蓋卑猶山為陽山支阜故通得秦餘杭之名）

廿三年可以稍旌繁乎（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公賵玄纁束馬兩旌乘車所建也）

長武子請卜 呂覽當染篇智伯瑤染于智國張武淮南人間訓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長張字通即此長武子也

戰于犂丘 案犂丘山東濟南府臨邑縣有犂丘亭通志縣治西南有犂丘子讀書處

是讆之言也 說文讆衛也又讆愚寱言不慧也集韻讆或作𧫺管子形勢解毀訾賢者之為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與服杜解古同字從足非體當作讆

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吳越春秋越王誅嚭并妻子越絕書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言宰嚭之死者已五見猶此傳稱吳亡而嚭猶用事于越未詳

廿五年衛侯出奔宋）服云此下但有遂城鉏以鉤越奔宋宋事其說未聞

新此句是下文張本也

韈而登席）並禮命安徽祖之說乃說履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履升堂

謂之跣是君之字臣有終日不脫履者就使脫履亦在並禮之末故少儀

云堂上不跣並則始之之禮師嚴子必是未命坐之時已跣而升堂也古者

除遭喪于禮事未聞徒跣杜預謂見君解韈此其杜撰也

君時跂之說 文引作䟡正誤之䟡作跂誤玩禮師上請恐是屈劍不㩁著

履若復解韈則人必讀退須捆拭度使君見而狎呢也

公戟其手）戟本為撠討傳挾持撠掬也跡之撠掬謂以手不掬持莽也又

記孫子列傳救鬬者不搏撠然此撠謂兩手相因摏杜預言如戟形非也語

釋文戕本又作戕字通耳 杜預云掎從手居附釋名云倚從倚伎也其

義當為巧弄之狀掎從二字所出也

奪南氏邑 檀弓疏世本云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

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 按衛策有

南文子則簡子瑕之子也

蔿夏丁氏 十一年云夏戊此云夏丁不可曉

請適城鉏 宋纂云今大名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云濮陽西南有鉏

丘城是也 按滑縣之鉏城去越遠矣疑衰十年會吳于柤者也

是食言多矣 釋詁食偽也 孫炎曰食言之偽也

廿六年后庸 唐石經作舌庸 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 吳越春秋作曳戌作

涉聲与音近此作所誤
公游于空澤 水經注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左傳之遊于空澤即此寰宇記空桐亭在宋州虞城縣南五里
卒于連中 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藝文類聚古文瑣語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臣死自臣死後五祀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廿七年 盟于平陽 前志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山陽之平陽晉志屬高平郡兩漢志皆加南字晉志亦作南平陽此注西平陽誤一統志南平陽故城在兗州府鄒縣治通志則云南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

曾孫子三日朝 下今子配事之孫使子日而朝大戴記子朱篇有孫子八

人以成春事

設乘車兩馬 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告顏涿聚之子晉曰 呂覽尊師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按晉

者進也

乃留舒 水經注魚山上有柳舒城魏東阿王曹子建登之有終焉之志山

東通志柳舒城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境本作留舒

衣裂衣 兵書曰謠製衣兩衣今按說為裁製之字

知何聞之乃還 說苑指武篇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

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多陵人者皆不在）釋詁在存也

吾乃今知所以亡）荀子彊國篇亡國至亡而後知亡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

恤不才〻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